名公書判清明集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十二

懲惡門

姦穢

逼姦

蔡久軒

潘富爲王府之僕，挾刃以逼姦主家之妾，因姦以竊盜主家之財，罪不可勝誅矣。決脊杖二十，刺配廣南遠惡州軍，拘鎖外寨，聽候押遣。喜安先係和姦，慶喜後係逼姦，並偷盜主物，喜安決脊杖十五，慶喜決脊杖十二，免編管，喜安交還王府，慶喜責還其夫，仍具先後供欵，牒王府照會。其索到贓物，取王府幹人交

人交領狀申、

告奸而未有實跡各從輕斷　　胡石壁

當職到任之初即約束隨行人不許出外生事蓋見尋常官
多是縱容私人出入無禁或漏關節、　全文
備使令豈不熟知當職之行事而乃首犯約束遂致引惹生事
其虛其實固未可知然若使杜門在家人不聞其姓名不識其
面目則謗議何從而生事必有因焉得無罪從輕決二十罰俸
三月穌翼身為命官與陳紹孟同詣僕鄭應臻妻宗女冬娘其
詞甚異當日晚責鄭應臻假儒服以飾其身不覺其為僕也次早

乃問其父鄭廿四者，在縣衙為諳吏走使，遂再喚上鄭應臻及冬娘審問，應臻其形乃始呈露，不惟類僕，又類賊矣。契勘州案，得見鄭應臻於端平二年因偷盜毛應祖衣物，家本州斷罪拘鎖靈山寨，今盜心猶故，因在宗室趙孟溫宅服役，欺主公之困弱，誘其女而姦穢之，又假作媒人聘書於孟溫，故後欲遂據其女而有其室，自謂計術可以欺人矣。不思應臻已係作過拘鎖之人，豈應與宗女為配，況又先姦後娶，而媒聘俱無，如此而可以為妻，則踰東家牆而摟者皆可以妻矣。孟溫不能制悍僕於身在之前，其妹孟圓乃能收孤女于家破之後，此舉可謂義哉。

鄭應臻自稱有僉宋妾虛實且免刺環勘杖一百牒押下芝溪寨拘鎖冬娘年少無知念係宗女特與免斷照已判責付孟圓候其父服滿從姑主婚照條召嫁仍先責狀附案

士人因姦致爭既收坐罪名且寓教誨之意　趙知縣

詞訟到官事有關繫者但剖析曲直收坐罪名而不必寓教化之意非善政也阿連原係傅十九之妻淫蕩不檢背夫從人與陳寓主木姦通爭訟到縣蒙前攻泰大卿併其夫勘斷押出縣界不迹其所犯係是維方陳寓者自稱為官家之後又隨其母嫁劉推官自當薰染為善須頼無耻霸占阿連既陵傅十九常擅

具存溯其始末亦一兇人王木者家世業儒合知理法先與阿連宦遊曾被陳憲毆打訟至有司一時縣道以職事之子覺坐罪自此痛自懲創可也夫何溺愛不忘竟收阿連歸家妾以為乃父婢●使既復姦通因之不娶殊不思姦父祖女使法令弗容以妾為妻古人有戒其事亦既久矣阿連上僭同其生之母出遊陳憲妄被訴遮道嘲謔遂至成爭此何自取曲辱王木若能自咎必忍須臾使自可以無爭一時發忿却使阿連之子傳廿六將陳憲拖歸本家關閉門戶從而毆擊損折一齒又沃之以不淨之物其報復亦甚矣牽牛蹊人之田固非也奪之牛可乎

兩造在庭，供對既明，合行予決。傅廿六不合隨從王木毆打陳憲，勘杖八十。王木不合為首，同傅廿六毆打陳憲，既係縣學生，合追工作人斷遣，併監下攀錢。陳憲不合攔路嘲譴阿連，亦合有罪，念其被傷，且免收坐，責狀入案，今後如在外生事，追上併其前犯，別作施行。張八九係鄰人，見陳憲被打，不與四鄰救勸，決小杖十二。餘人放。此官司施毆打陳憲之事如此。然於王木阿連之事，亦當區處。王木士子，春秋方盛，若刻苦讀書，銳意功名，豈當自處人下，私欵既勝，大義遂乖，甚為歎息。血氣方剛，戒之在色，已往之失，固不可追，婚以禮成，妻由義合，天倫所在，豈

容或虧縣令奉爲正救此事自今月始將導士妓斷絕愛纏恩聖門之憤悱啓發想釋氏之勇猛精進逐去淫婢別婚正室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吾儒事也尚勉之哉傳十九不曾離棄阿連別自娶妻合有罪名累經赦恩與免根究阿連免斷責付其叔連德清日下別行嫁人如敢再歸王氏之家追上重斷施行

貢士姦汚　　范西堂

鑽穴隙相窺踰墻相從父母國人皆賤之此聖賢格言也王桂王柴兄弟習儒俱登名於天府號鄉曲之英預賢能之選者孟子之書安可不讀讀其書而犯其所戒是聖賢之罪人也桂之

市朝夫何足恤歟以愚而無知罪當加等王桂其人也桂之鄰墻有何十四者納彭氏之女為存養婦年二十有三矣猶未成畢父母之過也桂不能以禮自防鑽穴踰牆靡所不至初隔籬以道其消息既開户以通其往來抱布貿絲彼固有意投梭折齒此豈無尤展轉踰年竟成久假及其懷孕其事方露何吐剛而不敢茹桂恃強而不伏認其父彭二十四入狀于官數何之罪詞雖激切若有所憤實何有以使之也桂乃執彭誣以自解謂何之家本自憂能不知彭之訟何乃所以訟己也倘能介然自立如顏叔之有節楊秉之不惑隔比鄰而分爾汝縱有醜言

丁行滿訴呂千乙盜己

初無相干今自反不縮已行供認以逮淫泆之辜他何尤焉且兄弟迭偕計叟亦是儒家金昆玉友更相磨琢不能以前修自勉而卑陋之見以至于此使他時售儀曹子賈居風化之職豈不慙其庭中人無復可望其有江漢汝墳之效也王榮打何十四之門雖無實證跡有可疑此必怒其訟王桂而為之彼以愛兄之道來亦不闊略但惜其未出于正尔王桂係犯私罪徒鄉舉不免且從輕典送學夏楚二十仍令屏出院毋貽嶽麓之羞

僧官留百姓妻反執其夫為盜　翁浩堂

僧之物呂千乙又許僧行滿關留其妻盜物留妻情理俱重兩

詞未知虛實自合由東縣追會供證從公定斷夫何一妄男子自稱係是徐通判宣教直至廳前欵代僧行滿出頭當職使聽子再三傳語諭令自重方且退廳不旋踵間又用趙秘閣銜名封狀假作親書小帖乞免追僧使禺貴果於庇此妖僧只得私下與兩争人和對豈有一僧關留百姓之妻不伏出官却又反執其夫為賊之理此是有天無日世界知縣若復曲徇當何面目見吏民乎鄭堅承牌引追人輙受徐宣教親手付度官會三七貫縱令藏匿行滿勘杖一百押下芝溪寨拘鎖併監贓仍具因依申州開落名糧徐通判孫徳令名士論推敬見任自在獄

陵未委何人、輒敢假借本宅宣教名目撓官府而害鄉民寧人
具申嚴州審會、仍照已行別給牌引催追、併追徐宅幹人、

道士姦從夫捕、　胡石壁

疑似之迹、固未必然、謗議之興、果豈無自、呂道若果能求仙逢島訪道、崆峒伏氣、鍊形修真養性、則人孰從而議之、必其素行有虧、所以為旁觀者之所指、自人必貪財也、然後人疑其為盜、人必好色也、然後人疑其為淫、是豈皆無所自哉、但在法諸姦、許夫捕、今李高既未有詞、則官司不必自為多事、照僉廳所擬行、

吏姦　劉後村

夫告妻姦官司所當施行但登時不捕久方有訴妻已棄離又後該赦方且併他事胥吏論訴官司雖欲盡情追究不可得也蔡八三娶阿李為妻淫婦不能守節輒與縣吏葉棠姦通是誠可罪據阿李葉棠供對其通姦實在去年六月以後八三所訴却稱去年十月初七日因出外回未親見其妻與葉棠在家行姦當捉住喝叫鄰保被葉棠脫走不容論訴若果如此登時既不親捕又不告論乃是蔡八三自失又稱葉棠因與其妻有姦恐其兒婦窺覷遂寫下離書草本唆使其子蔡保勝寫離

棄兒婦阿張且離必有深爭不得已而後遺棄豈有無故被人唆使輒自離其妻者追入供對索出離書參照蓋因其夫妻不和遂從此離蔡八三與妻阿李皆知情着押況其事在去年二月而葉棠與阿李有姦却在六月以後似於前事不相干涉蔡八三去年閏十二月內經縣告論官司方行追究今年二月又自立離書將妻阿李遣棄及別立批約交領衣服既離之後又復經縣經府論訴官司盡入之詞索上一行人審究其情節已自分明葉棠阿李不合姦通合係徒罪該遇玉寶赦恩亦合原犯蔡八三已立離書將妻遣棄雖以追悔蔡係離妻阿張已逾

一年，而張既改嫁徐伯安為妻，蔡保亦再聘彭彥之女，法難追改。但葉崇身為公吏，不懼條令，與阿李姦通，雖已該赦，合從杖一百科斷，以為老人之戒。阿李牒押回本貫崇安縣交管，不得在外別惹詞訴。阿李所供蔡八三因顧得女使宜奴，遂將阿李偁慫遣棄，免追究。蔡八三原立離書領約，連粘附案，阿張雖已給還，餘人並放。

因姦射射

范西堂

祖宗立法，參之情理，無不曲盡。傃拂乎情，違乎理，不可以為法於後世矣。臨桂黃漸，窮而縫紉，以小繳為生，僑寓永福，依于陶

氏之家携妻就食貧不獲已此已可念寺僧妙成與主人陶岑
互相衣物遂及其妻因謂有姦尉司解上縣以黃漸陶岑與寺
妙成各杖六十其妻阿朱免斷押下軍寨射射此何法也黃漸
有詞縣司解案併追一行供對與所訴同如此斷事安能絕訟
在法諸犯姦徒二年僧道加等又法諸犯姦許從夫捕又法諸
妻犯姦願與不願聽離從夫意今黃漸即不曾以姦告只因陶
岑與寺僧交訟牽聯阿朱有姦與否何由得實捕必從夫法有
深意黃漸即非願離縣司押下射射淫濫之婦俾軍人射以為
妻此固有之當昔職在州縣屢嘗施行第三人以上方為雜犯

或原來無夫，或夫不願合，無可歸宿之人，官司難於區處，方可為此。不聞非夫入詞，而斷以姦罪，非夫願離，而強之他從。殊與法意不合。若事之曖昧，姦不因夫告而坐罪，不由夫願而從離，開告訐之門，成羅織之獄，則今之婦人，其不免於射者，過半矣。况阿朱有子甫免襁褓，使之分離，遽絕天視，夫豈忍為。數歲之子，貧而無恃，雖曰從公，焉保其生，以政事殺民，此其一耳。寺僧犯姦，加於常人，可也。今止從杖罪，婦人和姦，從徒二年，可也。今乃免斷，婦斷，寺僧減降，不妨從厚，胡為黃漸與之同罪，胡為阿朱付之軍人，重其所當輕，而輕其所當重，為政如此，非謬而何。

守令親民動當執法舍法而參用己意民何所憑家人一卦古今不可易之理也凡人有家當日置於座側然必於天下之家道盡合乎易之家人比屋可封矣豈復有男女之訟更至官府禮運之說亦前聖之格言天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斯世豈容不知然斷天下之訟盡于人舍法而用禮是以周公孔子之道日與天下磨礱浸灌為羲皇之世矣兩造具備豈復有人勅令格式之文不必傳詳定一司之官不必建條法事類之書不必編申明指揮之目不必續文人儒士固頗為之何待武弁始知有此聖王垂訓所以經世祖宗立法所以治訟二者須並行而不

悖也縣司此斷悉由簿尉非長官而受白狀非所司而取草款俱為違法行下取問承吏張旛劉松必有取受本合送勘今且免行各從杖一百阿朱付元夫交領仍責立罪狀不許再過求福如違先從杖一百外成照本縣已行押下靈川交管

兵士失妻推司受財不盡情跟捉　發州

道不拾遺户不夜閉郡治之先事也管婦阿葉中夜為強有力者擁而匿之巡徼之司置而不問其夫張褒訟之于州本廂輒將無干人解上塞責推吏將佑隱與匿亡之家表裏為一案內緊要人隱而不追不過逐然行根捉苟延歲月而已且城闉之

丙比屋聯居安有軍士失妻終於不獲吏奸繆之顯然可見蘇
行敗勘問得其情蘇炳婢阿孫容為地道誘致阿葉藏寘其家
凡四十餘日外人烏得知之始者蘇炳辭以初不知情猶有可
諉者及事到有司情狀具見勘之將估賄賂之行自蘇氏出謂
之不知可乎王清之輩為其拳惹羅織實非辜蘇為逋逃主旁
觀自若豈法理之所容蔣估徒二年刺配鄰州監贓遣行阿葉
徒二年籍為官妓押下浦江縣拘管毋令東西阿孫徒二年劉
政杖一百除移外寨永不許還原營劉大杖一百追丁氏子丙名
家之後也逃者可緊重犯不趣上于御史臺事發逃走宿留不

出本州備准督捕之命幾無寧日承追之吏未知逃亡之所丁丙卯其兄弟也復乃盜人之妻畧不知所忌憚故家遺俗舉動若此何以自立於鄉曲本州念其先世非不欲一意保全之若罰不傷其毫毛適滋其他日滔天之罪押下郡庠夏楚餘人放

誘畧

誘人婢妾雇賣

梁自然和誘阜清夫女使碧雲藏匿在家經隔五日其妻阿陳將碧雲髻剪下誘去雇賣致阜清夫有詞晏追不出却經府入詞稱本縣將祖母綳吊以掩其誘人奴婢之罪准使府判人押

下[illegible]對訴申省據梁自然供招分明梁自然既和誘人家女使後剪其髮又誣訴縣吏係二罪俱發合從重照得任法髡髮徒一年半欲將剪髮之罪比附上條減等放徒一年上定斷或從輕斷杖一百本縣未敢專輒申府取自行下使府判察推看詳據建陽縣申到卓清夫論訴梁自然將女使碧雲誘去剪髮藏匿事知縣書擬欵將梁自然照法比附徒一年或從輕勘杖一百卓家送其看詳呈照得梁自然引誘卓清夫女使供招已明但剪髮一節供稱其妻阿陳下手阿陳既不出官合將梁自然收罪若從徒罪科斷便合其妻坐罪但梁自然既供通引誘匿情

節分明，又復經府妄詞誣執，以掩其罪，自合科斷。欲照知縣書擬行下，將梁自然勘杖一百，仍押下縣界，坐以挑發之罪，更合取自台旨。奉判府台判，從行。

豪横

豪横

蔡久軒

當職入境，即有遊道群泣訴為豪強方闍羅震霆百六官虐害者，既而縣縣道途訴之不絕，無非横逆武斷、打縛騙乞、違法吞併、殺人害人之事，訴之者皆號呼告冤，噫嗌切骨，伏地流涕，諭之不去。當職自惟受公朝委寄，觀風問俗，鋤姦衛良，乃其職守，

於是節次將楊珍王伯昌徐璘章剛鳳方天驥詹從公嚴實旁淩芳必勝方日宣洪千十五鄭琇詹士俊彭元敷程椿程忠榮十六狀送本州追究方震霆家橫自若拒追不顧臺督之州州督之縣縣督之巡尉斷錮承吏索取批書然後徐徐出官供帳坐獄晏飲自如獄吏非訖千緡則訖于貨聲若趙東弗敢問也本司索獄官批書追獄吏類斷然後具數條不法者申上吁豪強之可畏如此其為民害可勝計哉詳諸公言良亦可畏承乾酒坊儼如官司接受白狀私置牢房枷杻鎖色色而有坐廳書判捉人吊打狀受罷吏以充廳幹嘯聚兇惡以為僕廝出騎

從徒便是時官以私酤爲脅取之地以騙脅爲致富之原不併早幼產業斫伐平民墳林兆攬刑死公事以爲擾害柄檣日引月長毒遍閭里怨結毅族雖其兄弟亦不堪侵害之苦莫不群起而攻之欲怨積惡有如此者而官司施行每不能傷其毫毛無他豪斷取財不義致富不吝錢會以結有求之吏不憚故敷以結無識之士不惜寶貨以結無恥之官惟其積惡勢徼重物是以州將循吏甫訇歸之惟其財力足以使鬼神毀謗足以欺哉王公是以世之賢士大夫亦有長之者今據本州左院所勘雖未及其百之一二衆怨所招未及其十之四五加以強騙財物

則以私酒解官為名騙去楊珍官會三百貫以科排木為名騙去楊珍四十貫又令程嵩一等以私酒騙去一百二十貫以洪千一私飲而騙取三百貫以王伯關飲酒騙去三百一十五貫以詹士俊私下飲酒騙去一千貫以徐璟醉入道場則脅取樓店之地骨因隅保催納官物則騙乙三十五貫因僧國仁事則取一百貫此震霆供認強騙財物之一二也如欺詐田業則斫方得之栢林拆方德之羅地占其旗山花尖塢山占其徐氏屋前園業又占方日宣塘頭住屋又占其墻原園又占方賢郎屋基又不招李材等田稅又詐賴鄭琇曾昄田價錢五十貫足又

典鄭琇白泥畈田，誆賴其六十貫足，如典黃倉屋，則誆賴其二十五貫足，如買黃泥畈田，則又誆賴其五十貫足，又如鄭琇贖田，則多取其五十五貫足，斷程石頭田根而不還其錢，命呂據洪千九周百四之屋宇，毀拆章附鳳之門關塘石，此則震霆供認欺誆田業之一二也，此外如蔡家與鄭琇交易，則拘奪其錢一百一十千足，如為徐大監買辛氏之居，則拘奪其餘錢不還，如為曹司戶行嫁，則拘留他人器用，此震霆招認欺攬誆賴之一二也，至於同惡相濟，如方偲爪牙羽翼，如楊千八、張明童交守狠愎暴戾，不奪不饜，方愿則同震霆推其兄瀕水之人，驅去

章附鳳二百五十券占去方德園花旱田五項楊寸人則承震
霆私引勾追章附鳳騙去一百五十貫又騙去徐璐二十五千
張明則受震霆風旨抄估徐璐屋舍將徐璐綁打又騙去附鳳
五十券董友則受震霆指揮捉王伯昌私酒勒其召納賞錢又
騙取徐璐二十五貫此則各人供招取勢欺騙之一二也其他
官府未及窮究之事如逼死程再七共十四打死馬元一羅辛
丁宋千二去年又同爪牙楊千九齊興等打死方姓人皆有時
日知見其他奸私之事不可具述窮之則罪不勝誅言之則汙
人口頻勅諸人户吉凶聚會州縣及坊務輒抑勒令買酒者徒

一年、諸強賣買質借投託之類取入財物者、杖一百、鄰州編管、再犯者徒二年、雖會赦配鄰州、諸私輸十貫者杖八十、諸典買田宅以有利債負准折者杖一百、律諸毆兄者徒二年半、叔父加一等、勅諸公事追捕人乞取財物、以竊盜論、耆保同律、諸詐欺官私恐嚇取財物者贓五十疋、配本城、方震霆供認騙乞之數、計官會二千二百八十貫、見錢十五貫足、而欺詐田業、與詐價錢不與、紐計絹五十餘疋、合決脊杖二十、配本城、以為豪強武斷者之戒、當職重念震霆遠祖方宣教在紹興年間頗有名賢之數、子孫不讀祖書、罪惡至此、亦可悲矣、前賢之後、合從三宥

衆所招非有係承前者，併與從輕斷杖一百，編管南康軍。又應騙乞紐絹計五疋，決脊杖十二，編管徽州。楊千人騙乞紐絹三疋有零，決脊杖十二，刺方環，編管饒州。張明章友冬勘杖一百，編管建寧。衛州章手宜為人行賊，分首官會，勘杖八十。餘人並放。應該衆違方應，已供認退還，用張及部粮錢會等，並一一責限監退，取詞人領狀。將中其酒坊，請本州契勘，即日住罷，毋使一方之民受此無窮之害。牒本州從條鐵問訖，即時分斷押遣，仍鏤榜州縣。并據饒州司理院申具勘到王守善係必顯各是信州司理院推吏，準本司押下根究，為承勘方百六官等違法害

民從亭接受重賂，縱令供帳坐獄飲宴，不行根究，甚違悖無當情，因三承台判，方百六官豪橫一方，欺騙以奪，無所不至，弋頭之民，怨入骨髓，訟之者往往道路，本司訟獄，究勘不為不嚴，而定王守善徐必顯乃接受重賂，縱令供帳坐獄飲宴，自如，覓人不根究申上，可見慢令，此乃手本嚴緊之事，猶敢如此，其他舞文弄法，以曲為直，何可勝計，各決脊杖二十，配一千里，仍編帖諸州軍獄。

為惡貫盈　　蔡久軒

饒信兩州，頑訟最繁，而教唆最甚，當職到任之初，首行禁戢，

又鏤豪民武斷勘正編配之榜三令五申非不切至頑犍之徒曾莫悛改如鄱陽之駱省乙者以漁獵善良致富武斷行於一方脅人財騙人田欺人孤凌人寡而又健於公訟巧於囑獄小民恩其羅織吞氣飲恨敢怒而不敢言去年九月以妖教為名騙李有徳見錢五十貫足事既到官拒追不出文移半載頑獷自如本司僅將其同惡之子決竹篦編管姑欲開其自新之路既不少懲怙惡尤甚殆視三尺擅寫知府都大右司銜位姓名及當司姓名標揭通衢勒令民户出錢甚至聚集兇徒旗鑼梆鼓吹風哨齊輪門叱喝索錢索酒所至雞犬一空無異強刼首

招祝應麟袁震龍諭新繼招程安時蔡景恭李元二節節陳訴
無非脅財騙業、傷人害物之事、本司追逮、又復頑然、自春而冬、
文移引匣、不知其幾、積贓不惟鄉閭畏之、而縣寨亦畏之、莫敢
誰何、安坐堂奧、視臺府之追逮如無有也、方且分遣爪牙、多賫
銀器置局州城、賂公吏、若非本司捉獲將行賕人受賕吏勘斷
編管、則駱省乙亦終於不出、且本司以刑獄法守為名、正是鋤
治騙脅之司、存今駱省乙敢為姦慝、反以司存為騙脅之張本、
干犯刑憲、莫此為甚、根𦙶不除、終害嘉穀、豺狼不去、終禍鄉井、
按律諸詐為官私文書以取財物者、准盜論、又律恐喝取財準

盗論加一等從杖者鄭州編管又律准盗論流三千里又刺諸被追私逃者加本罪二等駱省乙騙李有德祝應麟表霓熊三項錢會自該絹十疋而騙業推追之罪不預焉所當徒斷點配為姦民之戒以係脩武郎之孫姑從末減勘杖一百編管南康軍其餘同惡之人僉廳別擬案後追斷餘照擬行所有贓銀追下東州州學以助養士之用

豪強　　蔡久軒

李鏜儒衣儒冠以豪俠横行李麟飛爵大庠以強狠横行雖深險粗暴不同其為鄉井之害則一两不相能紛紛起訟遵俑累

情各恃其平日之過惡今據各人獄中所認曾不及十之一二揆之所犯皆不應為且從輕各勘杖一百以為生事不靖者之戒如更不悛再興詞訴追上重斷編管餘照擬行

豪横　　蔡久軒

齊千五根捉同齊万四行打齊萬念五拳踢及他物計十二下以致萬念五自縊身死罪已不輕矣既將齊萬念五之屍移在後園又移去山頭將屍掛在松樹打之而至再至三移屍亦至一再全不以人命為重齊千五家富而横力足以變移獄情想行打必不止此齊萬念五已死其誰為之辨哉決脊杖十二編

管二千里兩萬四勘杖一百餘並照擬行、

押人下郡

蔡久軒

大槩東州不以此等事為意、且如上官開押下州學習讀、乃只押得一假上官開入學吏、無理會、如要是幕官不待其人蒙蔽行私、所以上之人不得而知也、胡一鳴力可移山、何用往衢州姑備省劄取會、據饒州申、只差獄級魏俊管押前去衢州說、取到魏俊交領事狀附案外、申本司乞照會奉台判、胡一鳴多貲、前途必有留滯之患、且初何不送徽池諸郡、或只留在鄱陽、豈之衢州外路、使入其計、牒州或未押遣、只拘管饒州、以憑申朝

廷及御史臺

豪民越經臺部控扼監司

吳雨巖

饒州等州官弱民強所謂強者非謂一切齊民蓋謂一等豪民也凡是豪民作姦犯科州縣不敢誰何者監司緫要究見分曉自度不得志即越經臺部埋頭陳詞脫送他司則其聲價非特可與州郡相勝負抑可與監司相勝負矣可以脫罪可以行姦又非特視監司如無物亦視臺部為可玩侮矣甚至有已招伏已議斷被其用此計而竟至漏網者此其有關於朝廷上下之紀綱未可以細故視之監司輕則朝廷輕蓋有關於世道也有

如簽又一之事詳獄司所勘及郡次所擬并前政所行其爲僥
契其爲主使一一分明杖罪編管實當其罪縱使所斷未當可
分明具因依乞從臺部行下本司啓斷而乃脫送倉司今倉司
移牒尤見簽又一財力足以役使吏人且倉司僉廳明知省部
送下事件符到呈行因何於符未到之前只憑簽又一之詞便
索本司案如恐不及又追本州吏抱案曾不移時及他送下事
亦闕如此之急者簽又一之計欲急索去案則本司不得以再
催照斷而坐受其控扼耳若使本司可以泯默殺案不行申控
則監司可廢國法不行姦民得志手足倒植事關利害欲望省

部以綱紀爲念索回倉司人案發過本司咨當職自與之平心審見是非庶幾體統順而司存可以自立當職初無忿嫉之心特爲紀綱設案併詳悉備申仍牒報本州

詐官作威追人於死　吳雨巖

張景榮承領總所糴本置子場招糴此乃富民及攬戶之職總所初未嘗容其詐官作威也景榮乃敢以攬戶而行官稱輒行書判以伺鎖訊決而加於鄉人其被害者非一而審細乙者傾錢入米所欠不多張景榮平時本與之同閭巷相爾汝而年齒又在其下一旦乘此加無狀於審細乙以示無忌其迫已甚矣

發覺之後，又敢把持計置，使衆撿官李巡檢曲加藏匿，於初撿官未撿時，意欲無人臨屍，使撿或不成，可以白脫罪名。施於鄉人者既如此，施于官府者又如此，若非本司行下嚴峻，又有無監稅者循公盡職，討見分曉，則寧細乙之冤終不得伸，而張景榮兄弟愈見得志，虎視狼貪，一鎮之民，將無寧居之日矣。牒府將張景榮決脊杖十五，刺面配鄰州；張景賢雖同冒官，但寧細乙縊于景榮樓下，則其心專怨景榮，而不及景賢，帖縣索上冒官白帖，併來特免斷，餘人皆為景榮所使，併免研窮。帖監稅送書長司，其李巡檢放回任，別聽施行。

治豪橫懲吏姦自是兩事

吳雨巖

天下未聞有因訴吏而坐罪者、明知其帶虛不坐、明知其健訟亦不坐、蓋訴吏猶訴賊失物、縱無反坐也、然有名為訴吏而實非訴吏者、却不可不察其故、監司為耳目之官、于其名不于其實、何以折姦慝、何以行實政、今駱一飛雖因訟吏到官、而其情乃大謬不然、駱一飛父子、凶德參會、罪惡貫盈、一飛以強取民財、誑惑民聽、杖罪編管、其長子又以鼓倡詞訟、欺騙良民、杖罪編管、其次子又加甚焉、甚至自將百姓行杖刺環、亦遭決脊刺配、此三項凡經累政提刑、司於政次第、斷治、每一番懲斷必

一黃夯外倡獗天下未有稔惡至於此極也一飛係已編管已移家入曹未一年潛身京城改頭換面變名易姓兩月之內經戶部者四經刑部者四其見視省部已自可罪然其名則訴吏也所訴之吏只是向來行案之人其心蓋謂曾經催打必損聲光今雖逃回難復恣橫唯有訴吏一節可以必官司之施行可以敗鄉曲之視聽可以取威定覇可以當縣而立且使聞者私相告語曰駱一飛真可畏哉臺郡雖能斷治駱一飛又能論配吏人官終窮民終孫今後一飛有事到官決不敢行案決不敢承勘毋自貽悔彼其蛇入竹筒曲性終在虎兒出柙咆哮愈甚

宦不敢復問，吏不敢正視，善良甚魚肉矣。保嘉禾者去稂莠，當職於騐一飛，不加忿嫉，但欲去之而已。只照前次所受編管罪名，今既再出，合與再斷。法官所定係徒一年，且決脊杖二十，折脊杖十，仍編管池州，就移其家，牒諸池州，嚴與拘監，毋得放還，為本鄉害。但所訴吏稍得實者，亦當與之行遣，幾於豪猾。負是治豪橫，懲吏姦，自是獄吏姦弊，大奈偏曾木徒一年，編管五十里，徐超杖一百，並免監贓。一飛係杖已，已編管人，姑與盡情吏，委本州通判錄問，仍申省部御史臺。

繳貪令措撥鄉里秋寫用鈔單為八千，與盡消豁已。

宋自牧

陳瑛妄停趙知縣於替滿之時趙知縣作意周旋陳瑛妄將妄停之際令詳索到别項懸案其平白科罰動計一千貫名曰暫借實則白奪而陳瑛是時亦於此別緣騙取物業至於六七千緡則毛信所訴豈爲全虛皆緣陳瑛財力豐厚專與縣官交結而此獄干連非一輩營救非一人所以前一次孔縣尉財物獄吏周旋既脱身甚去今此效訂役行拖延年餘追會徒繫至今查無定論今喚上審驗毛六四老被縲紲猶有可言自古豈有論人騙乞偏受綳吊而被執者反妄然坐視之理又豈有見任

人又不勘勒令供執已死人虛當之理詳此則謂推吏非安倩解不可也前此權知錄者雖曰開端差外然亦不過延引追會又其時別理驅乞之訟未與趙知縣科罰之案未出今旁證已明他詞交至而猶與之縛倒詞人非特訴冤者痛不能堪而當職視其猾獘亦惻然不能堪矣送都吏選差本司人吏一名及踏逐差欵司推司二名喚上兩項訴陳瑛人及干連人委請本司兼僉趙司法於四景堂交覆詰問不直供者繃訊惟實之歸及見索到及索州院未到案發照問引會州院見行推司拘下先將一項案連與司法看過令深熟方可引上一行人勘此獄

當自趙知縣移居其家內一項抄劄推尋候見情實、

檢法書擬、

陳瑛稟不仁之心、貪不義之富、出入縣道、以神其姦、交結配隸而濟其惡、主把公事、豩攫民財、但知為一家之肥、不知為衆怨之府、今據所招情犯言之、放債取息、世固有之、然未有如人之急謀人之產、如陳瑛者也、羅詰結者借其錢六百貫、一入圈繢、經營不休、本錢已還、累息為本、逼迫取償、勒寫田契、已是違法、甚至唆使張雲龍誣賴、不還告　以興訟、取㨿縣追、令納千緡寄庫、以從和、操担押闔、惟意所欲、既以此逼寫官會之券、又以

此沒其寄庫未盡之錢專務行賂以自是為知鬼神之所職今兩詞對定羅喆前後實借去錢三千一百貫陳瑛則累本利共取八千一百八十貫勒寫田業准還又寄庫支用外并是白除其四千四百餘貫之業原其設心措慮非空羅氏之産不休乃若主持賀八饒屋之訟始則執毛信打奪所追人王世衍置之囹圄終則受其財賄賞緣縣官號召縣吏便可白休惟得之求穿額法理令其身罹憲綱猶運通神之力厚賂獄吏拷縛詞人逼令退款則其橫行閭里吞噬鄉民其毒豈特如蛇蝎而已哉惡貫已盈罪不容逭在法詐欺取財滿五十貫者配本城又

法罰以賞罰借貸托之類爲名以取財、狀内孫李首以殺盜論、欲將陳琰決脊杖二十、配一千里、吳與保已配人、既爲牙爪、誆騙、又作陳琰名摺縛因業計五百貫以上、助惡謀業、受徐借錢一百貫、欲決脊杖十五、加配五百里、李三六保奈食人行賕公事、受錢五十貫、欲決脊杖十三、配三百里、並監賍所受錢業送案別呈、羅喆羅茂才且監下、毛信毛六四先放、

斷罪　　宋自牧

甚矣陳琰之貪饕奸狡也、上則爲貪令作囊橐、据摭鄉里、私蠹、與之推剝取財、下則用配軍爲爪牙、旁緣氣勢、剝漁、因而豐殖

歸己即此一項已是白奪四千四百貫之業其他被其嚇脅吮血合眼受痛緘口茹苦者不知其幾湖南之盜賊多起於下戶窮愁抱冤無所伸訴此輩自州縣而至本司將及一年獄官則為其奇玩釣餌推吏則為其厚賂沉迷越歷兩官托延百計及其終也又將詞人兩手兩脚縛𦆯終死定論若非專官專吏索派干照案牘不特豪強依然得志而被害之家又被誣罔之刑矣若酌情而論情同強盜合配遠惡送之於法止欲押發惡之念心行酌中之公法並引上照斷遵照擬判逐一結斷

結托州縣蓄養罷吏配軍奪人之産罪惡貫盈

宋自牧

嘗職任江西提刑日有陳姓一族原與楊子高是至親後因財穀交爭被其挾勢讒間於孟馬帥之前斬其父首併其財物及陳氏亦經江西憲司有詞且廣印榜歌四路散貼當職是時下落遺累追不獲今併勘問

又判

楊子高銅臭惡類龍斷賤夫逞威倚勢暴於虎狼傷人害物毒於蛇虺結托州縣官吏稟聽風旨畜養罷吏配軍分任爪牙意之所欲則奪人之產據人之妻心之所嫉則破人之家戕人之命

惡貫盈於作業成熟之後，姦狀敗於當職將去之時，尚且名作抱病，遷延日子，巧避刑名，粧點疾病，圖免鞫勘，然而毆死人力，猶須見證追會，旁奪田產，亦要干照索齊，至如假官一節，索到告身批書，皆是指洗書填，雖掩蹤跡，與取前項書鋪辨驗，造僞曉然，準律詐為制書及增減者，其罪當絞，即此一節，便可明正典刑，但以其所犯三罪，其二尚未圓結，兼以本人動稱制司財賦，尚有交加，且先決脊杖二十，刺配英德府牢城，差官錄問，取服狀，先斷餘二犯，帖院一面接續催勘，尚慮本人有通神之財，徒挾山之力，行詞番異，於當職已離後，照已具檢申省，仍將前

項告身一宗文字緣由乞賜數做行下、

檢法書擬

王元吉亦姦民之尤也、頂冒功賞、假稱制屬、結托塞民、揚子嵩為聲勢、蔑視國法、毒害平民、蓋不一端、而足、今姑以大者言之、旁緣制司名色、增長私販鹽價、錢、縛抑勒鋪戶、取償者則又執私約以欺騙、計贓一千貫有餘、被害者不知其幾人矣、在法贊借投托之類為名、其詐稱官遣人追捕以取財者、以強盜論、即此一項所犯、已該絞刑、又況遣子商販往來江右、動以官錢易砂毛私鑄、撒入攙夾雜行用、以求厚利、遂使私錢流入湖羽販

者衆在法剪鑿錢取銅及賣買興販之者十斤配五百里元吉父子所犯據供已五百貫以斤計之却又不知其幾千百矣甚至以趣辦工匠課程取媚旁路分致投之水者二人以趁船漂泊趕打稍工赴水者一人占據良人女為小妻逼迫其父自縊者一人在法以恐懼逼迫人致死者以故鬬殺論若元吉之犯紋刑蓋亦屢矣惡貫已盈豈容倖免欲將王元吉決脊杖二十配廣南遠惡州軍所是日前賣鹽錢約並不行用仍帖縣給屋業還趙十一管業詞人放

斷罪　　宋自牧

揚子高何等物數輙以制屬自呼王元吉與結死交正是凶德參會倚恃制司蔫將聲勢頂冒死人王舉官資錯利乃國家所資至敢夾帶私販抑配強數肆為侵奪銅於法禁最重公然輒證私鑄撒販砂毛莫敢誰何遂使江西二廣破錢尽入阴南一路界内姦占良人婦女為小妻為寵婢不敢陳論者七人賊殺無辜平民或赴水或自盡死於非命者四項一孔微利必欲奪林竭澤萬口交怨恨不食肉寢皮傾湘江之水不足以洗百姓之冤汙南山之竹不足以洗二兇之惡本合坐以絞罪庶可以快衆情但以當職行去官且處停囚又以長智兼其分遣瓜宗

紛然求援當有財力可以通神純一轉身必至漏網豈可養虎遺患縱令死灰復燃王元吉且照檢法所定罪名刺配廣州摧鋒軍拘監重後日下押發贓監家屬納餘照行所有本人頂冒綾紙曾無根索及案追未到人曾無再催別呈已取上王元吉斷配廣州摧鋒軍

舉人豪橫虐民取財　宋自牧

匿名文書固不可受譚一夔罪惡亦不可不知印本繳、逐廳遍附案以憑參合民詞審虛實施行

檢法書擬

譁一發豪民之傾險者也胥吏官資詭柄制壓交結同黨為羽翼畜養無賴為爪牙誇張聲勢淩虐善民流毒一方不可殫述或撰造公事恐嚇奪人之山地或把握民訟賄中騙取其資財或高擡制司擡價誘人贖買逼逬捉縛準折其田宅或與人交易契一入手則契面錢抵捱不肯盡還或作合子文字貸之錢物則利上紐利準折產業以還騙業及於妻家索租及於官地即此推之他可知矣近年以假手請本州文解如虎而翼聲跡愈張被害愈衆如謝小一以陳洪邁等二十五人相率赴司伸訴所司勘究具得其實紐計諸色贓計四千三百六十餘貫十

七界官會五百餘貫蓋世間未有如一夔之豪橫而不顧國法者也在法諸欺詐取人財物滿五十貫者配本城又法以詐假貿借投托之類追捕人以取財物者以強盜論如一夔罪犯死罪一配有餘欸將譚一夔決脊杖二十配二千里仍監贓譚三從陳節平日與一夔同惡相濟邑人有三將軍十將軍之號亦可槩見又何止同謀奪謝小一山地一項而已欸將譚節譚三從各決脊杖十五編管五百里谷昌係嚴縣支發給凡一夔欺詐取財者皆本人佐之至於臨下隱逃錢計六百貫入己其他可知欸將谷昌決脊杖二十配千里監贓陳德係

腹心幹僕胥橋承信凡一變鎖縛取財者皆本人助之主於勤至
劉文先白僞領鹽錢手會、及私自脅取其他亦可得知、欲將陳
德決脊杖二十、配千里、仍監贓蕭明譚與譚文李念四各係人
力、內蕭明譚與助主為惡、至妄以隱寄事誣害平民、欲各決脊
杖十五、編管五百里、譚文索契不到、勘杖八十、李念四得罪其
主、資給乃說令繼父謝小一白僞地契與之、勘杖一百、陳士淵
承叔父之命、僞契與人、免科、詞人譚安進等放、

斷　宋白牧

已錄問訖、索胥貴吏部帖及文解帖、遵照擬判、逐一施行、

何貴興禮邑令事　　馬裕齋

趙令舍縣治而弗居，托迹民屋卑隘，納侮何貴等入縣捉吏之隙，旁無一卒，自揮尊拳，致遭恥辱，足以覘其平時邑政之不綱，但其受天子之命而為令，有社有民，必其有罪，臺諫可彈，監司可劾，朝廷可汰，而部民不可辱也，使余四三之舩，果係郡民之物，本縣差使一次，此固縣道之所得為，況本非其舟，不過歲輸緡錢，投托豪右，從而霸占，以為抵拒官司差使之計，縣一犯其鋒，狼僕成群，直造縣治，入搶胥吏，猶可諉也，扯知縣衣，傷知縣之面，天下亦安有此等事哉，世降俗薄，私欲熾流，何所不至，所

籍以相繼而不亂者以有紀綱法度耳汾陽小邑密接行婆一武夫怙猛習鬬至於縱其家奴辱長官之衣冠而本州方且咎知縣之過若監司更不為主張即是併朝廷之紀綱法度而不能以自守焉陵夷不已長此安窮本司不得已而請之朝所惜者事體所傷者綱維於趙令無所謂德於邵克忠無所謂怨也何貴吳脊杖二十配一千里葉三三決脊杖十五編管五百里金四三杖一百船籍拘官牒州照斷仍再申朝省備牒諸監司

不納租賦種作威福俾藏遁逃脅持官司

王東家於溪洞之旁，既為攬戶，又充隅總，稼役免之穴，挾猛虎
之翼，縣道莫能誰何之乎。自其為攬戶也，則兩都之稅賦不復
輸于公室矣。自其充隅總也，則兩都之獄訟遂專決於私家矣。
蕞爾編氓，而輒敢奄有王租，擅作威福，其罪已不可恕，而又交
涉溪洞，停藏逋逃，脅持官司，邀索錢物，如近日周七十二師殺
兩人而遁，巡尉追捕數月，乃得蹤跡於其家，重索賄金，滿所
欲而後出之，託秦峒以為辭，實同惡以相濟，小人之無忌憚以
至於此，其可不以柱後會文彈治之乎。當職雖是文官，然不可

胡石壁

惡惡而不能去、决脊杖十二、配五百里、且以其見病免决、候監
税錢足日押發、

母子不法同惡相濟、　　劉寺丞

當職到官之初、咨訪民瘼、已知有順昌官八七嫂母子之名、積
年兇惡、恣為不法、貽毒一鄉、平民及外州商旅、前後官府　月
吏素與交結、　往往將詞人科罪、含冤負死者不一、是以三十
年間民知有官氏之强、而不知有官府、鄉民有爭、不敢聞公、必
聽命其家、官八七嫂姓劉、已經編管信州、老而益肆、長男官千
乙、名日新、次男官千二、名世肅、納粟得官、今任鄱陽西尉、兩孫

官千三名衍同惡相濟畜養惡少過犯百十為群以為爪牙鷹犬私置牢獄造慘酷獄具如蒺藜搥棒獄仗銅錘索手足鎖之類色色有之兵仗弓刀箭鏃特其末者最慘酷者取細砂炒令紅赤灌入平民何大二羅五二五三廖六乙耳內使之立見聾聵追到被苦之人沉涉供對鎚鑽處之地未必行此而官氏王民乃爾不道只此一節已駭聽聞其居在三縣之界霸一鄉之權而其家造兩鹽庫專一停場私鹽搬販貨賣坐奪國課致順昌一縣敗壞二十餘年累政縣令緣此皆罷又私置稅場攔截紙鐵石灰等貨收錢各有定例賊以萬計因此白奪平民田園屋

業富壓兩縣常發耕牛以數百計牛馬大耗又掠人女與妻妾充為婢不償雇金在法當絞奪人之妻擅改嫁與惡少爪牙而取其財一鄉千家父母不得子其子夫不得妻其妻歛索八百人財物以防盜結碩為名又白掠五百餘人以修橋為名得財入己民敢怨而不敢怒至如占人田業責立虛契無錢付度借人錢物已償復取伐人墓林棄人屍柩勒被害人親書罪狀以盜誣之用為到官張本奪人之貨毆人致死者有之脅人自縊者有之私行文引捕人拷掠因之牢房動經旬日拆去官道橋梁石址以架造私室事發之後輙偽作達官書劄欺誑郡縣且

據今此詞狀百餘紙、本州委司法同知縣前去體究、及到官氏子母之家、其浮財並已先期搬傳淨盡、僅存留契書與閑發簿帳、及私鹽五百餘斤、并上項獄具、鄉民被害者、數百人泣訴、若

一一追逮、著月搔擾淹延、合速與決遣、官日新送州院、官衙等送司理院、今各已供招得實、官日新係雜犯死罪、從輕決脊杖二十、剌配新州、官衙年方十三、且勘下杖一百、編管汀州、楊十

一係世肅妻弟、催勘爪牙符大二符大四傅六三蔡六一、余小大范廿三、各從輕決脊杖二十、編管五百里、李勝饒州八江州三葉八、各決脊杖二十、編管鄰州、陳小六傅七十、決脊杖二十、

楊二十次小杖十五僧惠腆為官氏子捋率斂民財寄收贓物及姦范廿三妻夾脊杖十三毀度牒所有官八七娘年老合追正身仍牒饒州取官世肅證對及同惡爪牙寨具名點追勘正别斷所索到契書送僉廳官併體究官逐一點檢抄上併官千乙官千二劉氏置到建陽縣田業申牒建寧府請照條抄劄待恐併申尚書省照近降指揮發納安邊所仍榜地頭計人首隱藏物業差官一員同巡檢親至官氏家拆去慘酷牢房及所居停爪牙屋宇私鹽庫限十四除拆已斷人各權寄上牢候詞人對未盡不法事舉押發文使進喜巧奴小童各保訪掠得之各放

夏四及被害之人並放申尚書省臺部及諸司江東提刑司照會續再勘楊十一招伏情罪已從輕決脊杖二十編管五百里建昌軍及再申江東提刑司追官世肅前來本州勘斷施行

把持

訟師官鬼

蔡久軒

能斷小人囂訟成風始則以錢借公吏為把持公事之計及所求不滿則又越經上司為劫制立威之謀何等訟師官鬼乃敢如此況以錢借尉司弓兵正犯軍債之條勘八十僉廳契勘是真士人僉廳弃冊撩項元明供狀擬呈奉　台判從輕決竹箆十

五以爲借支錢放軍債之戒

專事把持欺公罔法

翁浩堂

西安詞訟所以多者，皆是把持人操執訟柄，使訟者欲去不得去，欲休不得休，有錢則弄之掌股之間，無錢則撣之門牆之外，事一入手，量其家之所有而破用，必使至於壞盡而後已，民失其業，官受其弊，皆把持之人實爲之也。鄭應龍身居縣側，自稱朝奉孫，又稱宗女婿，專以把持爲生，日在縣門聽探公事，凡有追呼，輒用錢買囑承人，收藏文引，或得一判，則徑馳報之所追之家，民訟淹延，皆此爲祟，嘗職知之久矣。今所追鄒元七等證

對陳元亨爭産事、鄭應龍公然收留陳元亨、飲食于家、收藏、緣元七、不與到官、偽官保正信帖來往、指證明白、及承人上門、則推後力而使之竄、又毆打摘人家人吳元有傷、其冒法欺公有如此者、緣元七陳元亨事、本縣已與決斷、吳元馬曾之違慢鄭應龍之把持三名、且與勘杖一百、引監鄭應龍喚出緣元七來中州及請監司照會、

把持公事趕打吏人　翁浩堂

當職自到任以來、於士類每加敬禮、至於假儒衣冠者、或詞借以辭色、此劉必先輩所以習玩視而無忌憚也、劉必先昨論蘇

廿二占田本縣已與斷罪監租未納尺開劉必先排日入衙催促若承人不為押上又合當廳陳詞而劉必先忽挾徒黨鮑垣劉魏寶二人突至廳前趕打公吏此何理也在法無故入縣門者杖八十至吏舍者加二等而況於輒至公廳乎又法對州縣長官咆哮者杖一百而況醉酒而陵忽乎訪聞劉必先兄弟每以把持公事為生鮑垣者實其羽翼若市人號金毛貓其名不啻于士類可見兼見有訟在本州直司未決今輒敢到縣犯分如此可無罪乎劉必先劉魏寶鮑垣三人合照條勘杖一百斷訖備榜枷項示衆

先治依憑聲勢人以為把持縣道者之警

胡石壁

新化本在一隅，民淳事簡，果不難治，只緣有數輩假儒衣冠與一二無賴宗室，把持縣道，接攬公事，所以官吏動輒掣肘，趙添監其一也。螻蟻小官，初何足道，蕞爾之邑，他無顯人，愚民無知以為果可憑藉，遂爭趨之，以抗衡官府，其來非一日矣。今三僧監繫於縣，不求於他人，而甘指添監以為歸，則其平時城狐社鼠已可想見。鞭車驚牛，豈容但已。三僧各杖一百，枷項押本縣示衆一日，放，仍榜縣門。

教唆與吏為市

蔡久軒

成百四特閭巷小夫耳，始充斎食人，接受詞訟，乃敢兜攬教唆，出入官府，與吏為市，專一打話公事，過度贓賄。小民未有訟意，則誘之使訟；未知賕囑，則脅使行賕；置局招引，威成勢立。七邑之民，靡然趨之，以曲為直，以是為非，騙取財物，殆以萬計。當領兇徒，自稱朝奉，狐蹤鬼跡，白晝縱橫，當職抵郡，尚不斂戢，受詞之日，趑趄刺探，恣無忌憚。今據獄中所勘，百未一二，亦無非計囑行賕、贓賄之事。合該決脊刺配，以為譁徒之戒。以其所供父係武弁，姑從引蔭，未減勘杖一百，編管衢州、婺州，牢固拘管，備

榜衙前以明極在近特免監贓斷訖押遣仍申

責決配狀

胡石壁

大凡市井小民鄉村百姓本無好訟之心皆是姦猾之徒教唆所至幸而勝則利歸己不幸而負則害歸他人故興訟者勝亦負負亦負故教唆者勝固勝負亦勝此愚民之所重困官府之所以多事而教唆公事之人所以常得志也當職疾惡此曹如惡盜賊常欲屏之遠方以禦魑魅但以人心陷溺已久誅之不可勝誅姑示薄懲兩名當廳責決配狀如今後再若詞訴不以輕重定行決配

士人教唆詞訟把持縣官　胡石壁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聖賢之意蓋欲天下之人各安其分各至其所以無相奪倫而已否則位卑而言高其不陷於罪者幾希劉濤蓽門圭竇之人耳自當安貧樂道篤志好學如仲舒之下帷講誦三年不園窺如呂蔡之焚膏繼晷矻矻以窮年可也公家之事甚宜過而問焉今乃背聖賢之戒幾用其心出入公門摟攬關節又從而為之辭曰此義也嗟夫天下之義事甚常人之所能為哉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而馬援猶誡兄子不可效之濤實何人而敢為

馬援之所不敢乎使濤果出於誠心則吾嘗聞于孟子矣曰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矣雖閉戶可也孟子以往救鄉鄰之鬬為惑而濤以干預他人訟為義乎當職採之輿論咸謂濤本非善良専以教唆詞訟為生業同惡相濟實繁有徒把持縣官劫制胥吏頤指氣使莫敢不從以故閭邑之人凡有爭訟無不並走其門爭納賄賂以求其庇已濤之所右官吏右之所左官吏左之少拂其意則揚言胥動譊譊沸騰詈罵嗷嗷不中傷其人不已慣此得便胥以成風新化之所以不可為其厲階實在

於此今當知録攝邑之始而濤首以吳允星之事請託之蓋欲假此以嘗試其可否幸其見聽則自此城狐社鼠晝伏夜動登壟斷而罔市利將無所不為已不料知録之介然有守凜不可犯徑以事上之於府也今觀其一劄所陳備見其罪狀之不可掩過證贓物犯法也而濤之劄有曰自借已財以與案吏則是過證贓物明矣計囑公事犯法也而濤之劄有曰遂浼典押以求僉書則是計囑公事明矣漏泄獄情犯法也而濤之劄有曰自將案款躬詣合廳則是漏泄獄情明矣即此三事以觀之不知濤之不自愛重觸冒刑辟而不顧者果為義乎為利乎將不

待辨而明矣況濤之學術繆悠尤甚比以所為文來謁命意造辭全未知蹊徑見者無不撫掌豈天之降才爾殊哉蓋其平時顛迷于利欲之場奔走於形勢之途故不暇於吟六藝之文披百家之編耳揆之於法本合科斷且念其職在學校不欲使之保膺受杖姑從捷記以示教刑送學決竹篦十下罷押下自訟齋仍榜縣市備帖催將吳允星事日下從公結絕

先治教唆之人　　胡石壁

觀彭才富之狀貌不過鄉村一愚民耳非能珥筆以終訟者凡其狡獪之作皆鮮再舉有以教之大抵田里農夫足未嘗一履

守令之庭官未嘗一識吏之面曰不能辨手不能書自非平時出入官府之人為之把持則爭訟何由而起愚民無知見其口大舌長說條念貫將謂其果可憑籍遂傾身以聽之竭力以奉之幸而勝則利歸於人不幸而敗則禍歸於已當職起身中間民之情偽知之頗熟故深惡此曹如惡惡臭昨者併逐罷吏不留一人于城市間者正以此也聞者宜知所戒矣今對再犯乃敢犯之豈容輕恕勘杖一百市曹令衆半月兩爭人並錮身押下尉司照先行釘界不許稍有漏私曲限五日申

懲教訟　方秋崖

袁自韓文公時稱爲民安吏循守理者多則其風俗淳厚蓋已久矣不知何時有此一等教訟之輩不事生業專爲嚚訟遂使腦後插筆之謎倒受其說爲長吏者要當爲爾袁一洗之太守入境之初猶未交印紛然遮道諭遣復前已厭其爲喜訟矣有一輩者試呼而問曰年幾何曰十二能書乎曰不能則狀誰所書也曰易百四郎已知其爲教訟之人不可不追問所以則又有甚焉蓋易從鋪也豈不知年尚未幼法不當爲狀首而教之訟其罪一陳念三後夫也法不當干預前夫物業而教之訟其罪二新知縣方到未給朱記法不當爲人寫狀而教之訟其

罪五，初開杖封，政當斷以敎猾，以厚風俗，從輕杖一百，枷項本州，其四縣各令衆五日，鏤榜曉諭，後有教訟，非杖一百折能斷也，勉自改業，毋犯有司、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十二